



STAR CRAFT II

HEART OF THE SWARM

小兵希恩

作者 Robert Brooks

BILZARD
ENTERTAINMENT

“这些自告奋勇报名参军的热血青年，”阿克图尔斯·蒙斯克元首朗声道，“在经历数月之久的艰苦训练以及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个人牺牲后，终于光荣地成为了帝国陆战队的一员。他们将以人类先锋军战士的身份出征，抵御十恶不赦的外星入侵者。”

集会大厅里的人群中传来阵阵赞许声。阳光透过东面墙壁的巨大落地窗洒落进来，将正在发表演讲的帝国领袖以及五列戎装待发的新兵照得光彩夺目。

马上就要成为一等兵的十九岁的杰夫·希恩此刻却正进行着一番激烈的内心斗争，而且有些力不从心。迫使自己不咧嘴傻笑的他觉得自己脑袋都快要炸了，而就算是如此他的嘴角还是不受控制地上扬起来。

元首正在我的入伍典礼上发表演讲。克哈的大英雄就活生生地站在我的眼前。这一切都那么地不真实。他很想掐一下自己的胳膊，但是他不敢打破站姿。那样可就和伟大的帝国陆战队员的形象不符了。

“我们仍然面临着可怕的威胁。两个嗜杀如命、血腥暴力的外星种族正用嫉妒的眼神打量着我们，”蒙斯克继续说道。“人类当中的恶棍、无赖、以及叛乱者仍在同帝国对抗。”

蒙斯克元首的双眼如刀锋一般从新兵队列中扫过。“但是今天，我们要向这些新兵致敬。我们祝贺他们的胜利。训练的日子已成为过去。现在，他们将踏上清剿外敌的荣誉之路。”

元首的目光最后落在希恩身上。希恩下意识地稍稍扭过头，同元首对视。嘴角边依然挂着那尴尬的傻笑……好一会儿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此时应该目视前方，但是为时已晚。

他啪地一下甩回头来。蒙斯克微微一笑。

“看得出来，这些年轻的英雄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踏上征服之旅了，”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但是个别人可能还稍微差些火候。”

人群中传来阵阵笑声。希恩从蒙斯克站着的演讲台望过去，目光锁定在高高悬在大厅中间的帝国徽章上，他开始仔细研究起这枚铸铁打造的徽章上的图案来，脸上一阵火辣辣的感觉。但虽然刚在众人面前出了糗，他还是没办法止住自己的傻笑。他觉得这份窘迫感会一直伴随着他。

希恩静静地等着元首接下来的演讲。观众席一下寂静了下来。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但是大厅里依然鸦雀无声。蒙斯克并没有继续演讲。

希恩脸上那窘迫的笑容不见了。出什么事了？他不敢扭头去看。两手攥拳并紧紧贴在背后。但是大厅里依然一点声响都没有。这份彻底的无声变得愈发浓烈。

希恩变得浑身不自在起来。大厅此时不光显得安静，而且似乎空荡荡的。完全的空荡荡。

没有衣服摩擦的沙沙声，没有轻轻的咳嗽声，没有顽童打闹的声响。甚至连呼吸声也听不到。完全不像自己身后几米开外的地方坐着数百人的感觉。

他感到身体里的血液正在朝头上涌。额头上也开始渗出黄豆大的汗珠。紧接着，他感到一阵头疼，肚子也因为恐惧感而变得翻江倒海起来。但是他继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帝国徽章，偏执地不敢望向演讲台。

他想象着蒙斯克元首和台下的所有参会者，还有所有的新兵，正齐刷刷地盯着他。他们正等着瞧他这位未来的帝国陆战队员接下来还会出什么洋相。

就扫一眼，他默默想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做不到。头不动，就转过眼珠呢。就转过去一秒。元首刚才还觉得那很有趣呢。他不会介意的。

但是希恩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他希望演讲可以继续下去。他希望人群中继续传来笑声。他希望这可恶的头疼，还有脑袋里这令人不适的血压都统统消失掉。

终于，他迅速地朝旁边扫了一眼，然后立刻又移了回来。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刚刚看到的一幕。这次他直接转过头去，直直地盯着演讲台。

蒙斯克不见了。

其他的新兵也不见了。他转过身去，一下子惊呆在原地。

台下的人也都不见了。此刻的集会大厅空空荡荡，只有自己孤零零的身影。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心里疑惑不解。不可能啊。一个人的话还有可能突然无声无息地溜出去，但是一下子好几百人？一个不剩地全溜走了？而且还是一瞬间？

不，并不是所有人。他在大厅的最后一排发现了一个身影，对方刚好处在窗边的阴影里。这个人身材十分高大魁梧，完全没法在大厅的座椅上坐下来。

希恩一眼就辨认了出来。对方是个陆战队员。一个身披装甲，全副武装的帝国陆战队员。

“嘿！”希恩大吃一惊，没想到此刻的自己听起来这样地惊慌失措。“嘿！”

对方没有回应。这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似乎正低头盯着地板。

“嘿，叫你呢！”希恩大声嚷道。没有回应。完全地毫无反应。希恩心里顿时升起一团无名火。全是这家伙干的，他固执地想着。肯定就是这个陆战队员。这里刚刚发生的怪事就是他干的。不会错的。希恩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确信过一件事。

今天本来是对自己来说非常特殊的一个日子。今天是自己从训练营毕业的日子。从今天起就要正式开始捍卫帝国的荣誉。怒火在希恩的心中蔓延开来。他气得简直想用牙把那个陆战队员的装甲给咬下来。

他深吸一口气，扯开嗓门大声喊道，“你刚才都做了些什么？”

没有回答。希恩已经受够了。

他冲下大厅中央的过道，眼睛一刻不离对方。那个该死的陆战队员。

几秒后他便已冲到了对方身前，他张大了嘴，从紧咬的牙缝里发出一声怒吼，然后朝着陆战队员扑了过去。在半空中伸开双臂。

陆战队员没有动，就像丝毫没察觉到他一样，直到希恩跃起到半空中。

他这才抬起头来。

希恩胸中的怒火刹那间冷却了下来。时间也好像在此刻凝固了。他感到头痛欲裂。

注视着十九岁的杰夫·希恩的是一张疲惫的，饱经战争折磨的自己的脸。一个年老的希恩，目光冰冷而呆滞。

由于惯性希恩继续朝着陆战队员撞了过去。朝着自己撞了过去。他外张的手指从对方的金属装甲上擦过。异常冰冷。

希恩眨了眨眼。

“这些自告奋勇报名参军的热血青年，”阿克图尔斯·蒙斯克元首的影像朗声说道，“在经历数月之久的艰苦训练以及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个人牺牲后，终于光荣地成为了帝国陆战队的一员。他们将以人类先锋军战士的身份出征，抵御十恶不赦的外星入侵者。”

集会大厅里的人群中传来阵阵赞许声。阳光透过东面墙壁的巨大落地窗洒落进来，照在升起的演讲台上，将正在发表演讲的帝国领袖的全息投射影像照得光彩夺目。

在明晃晃的阳光照射下，等身大小的全息影像看上去闪闪发光，光彩夺目。蒙斯克的透明影像屹立在演讲台上，五列长长的新兵队列在台前整齐地肃立着。即使透过完全透明的影像，蒙斯克元首的领袖魅力依然丝毫不减。

马上就要成为一等兵的十九岁的杰夫·希恩，此刻内心充满了恐惧，身体也变得僵硬起来。

刚刚发生了什么？

谋杀。自己刚才正试图杀了什么人。*你刚才打算谋杀你自己*，他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在轻声说道。不，那只是个梦。那一切都不可能是真的。

那都是自己的胡思乱想。自己刚刚梦到了阿克图尔斯·蒙斯克元首亲临这次的新兵毕业典礼；仅此而已。*梦里的事情都没有逻辑可言*。还好，至少在之前那些人凭空不见的时候，自己身上的衣服没跟着一起消失。

*你以前有过在几百个人面前突然走神的情况吗？*内心深处的声音反驳道，*还是在你正聚精会神站得笔直的时候？*希恩开始坐立不安起来。

“我们仍然面临着可怕的威胁。两个嗜杀如命，血腥暴力的外星种族正用嫉妒的眼神打量着我们，”蒙斯克继续说道。希恩猜想台上的演讲应该是提前录好的。让整个帝国的元首为了参加区区一个新兵训练营的毕业典礼而专门腾出时间，想想就知道不可能。

希恩感到头疼又发作起来。他感到头晕脑胀，就好像大脑在此之前一直屏住呼吸，然后突然如饥似渴地大口吸气一样。这一次，头疼得比之前所有的时候都更严重，完全感觉不到一丝减弱的迹象。

希恩咽了一大口唾沫，试图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蒙斯克的演讲上去。过了一会儿他才猛地意识到元首已经有好半天没有开口讲话了。又来了。

不，这不可能。希恩冒险朝着演讲台瞥了一眼。全息影像不见了。

不，希恩痛苦地想着。*他们又都消失了；我就知道……*

他惊恐地转过身去，准备撒腿逃出这里。近千张帝国公民的脸齐刷刷地盯着他。

他呆在了原地。头痛依旧。希恩朝四下看去。一同毕业的其他新兵也正盯着自己吗？

没有，他们都没有。他们都不见了。集会大厅里所有目光现在都聚焦在了自己身上。他注意到了人群中的不同表情：厌恶、恐惧、惊恐、愤怒、好奇。他们的眼神就如同此刻正看着一只怪物。

*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为什么要受到这种待遇？*他心里一股无名火起。又一次愤怒起来。

“看什么呢？”他先是轻声地问道。但是他们仍然死死地盯着他。

阴暗、负面的情绪从心底涌现。死亡的景象在他脑海里上下翻飞起来。他感到自己的这股怒火正得其时。

大厅后排的一个人影引起了希恩的注意。有什么人起立了吗？不对。对方是因为太过高大魁梧，而完全没法在大厅的座椅里坐下来。

那是一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

希恩感到自己的双腿不由自主地朝对方奔去。头痛和满腔怒火已将他整个人吞没，他边跑边恶狠狠地咒骂着。

“—我要杀了你，我要将你活活烧成灰烬—”

此刻的他还没有注意到场下人们的表情竟然丝毫没变。他们的目光始终跟随着他。所有人竟然对他刚才的大喊大叫完全无动于衷。

希恩步步逼近那个全副武装的身影。他想就这样朝对方直扑过去。撕裂他的装甲，将里面的人彻底解决掉。

“让我们来帮你。”陆战队员柔声说道。话语穿透了希恩嘶哑的怒吼。

他慢慢地停下脚步，对方此刻距离他只有几步远。希恩一脸疑惑地盯着对方。对方的嗓音竟然同自己的一模一样。

但是陆战队员仍然一动不动。只是低头看着地板。“让我们来帮你，”他又重复了一遍。

希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感到一头雾水。帮什么？“你是谁？”

陆战队员抬起头，透过作战装甲的透明防护面罩，细细地打量着希恩。但是没有回答。他已无需回答。希恩看到了自己那饱受战争创伤的脸正望着自己。

可怕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希恩一直都知道答案，只是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脑海中萦绕让他想不出真相。大厅的观众仍然默默地盯着他。只是盯着他一个。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希恩身上。他感到头痛越来越严重。

“这是一个梦，”希恩自言自语道。他曾经看过的视频片段陆陆续续地呈现在他的脑海中，那是几位沉闷乏味的医生在解析梦境。“你是我大脑中那堆微不足道的垃圾。我的潜意识，对吗？”

陆战队员摇了摇头。“我们不是你—至少现在还不是。”

“我们？”希恩的声音平静了下来。但是他的心里却潮起云涌。“你口中的‘我们’是什么意思？”

陆战队员抬起手来，指了指东面墙壁的窗户。希恩顺着手指的方向望过去，那里除了洒落进来的阳光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瞪了陆战队员一眼，迈开步子朝着窗户走去。人群的目光仍然紧紧锁定在他身上。

走到离东边的墙壁还有几步远的地方，他停了下来。“你想让我看什么？”

“我们。”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对方没有回答。希恩强忍住心中重新燃起的怒火，朝窗外望去。

外面简直是一片沸腾的炼狱。他本想着外面应该是一片平原，也许中间还点缀着几处牧场，地面上稀稀两两地长着几处灌木丛。可是眼前却是一片扭曲的混乱景象，一片似乎是生物、有生命的群山峡谷充斥其中。

希恩感到双腿一下子软了下来。脚下开始不住地打颤。全凭自己的意志力勉勉强强地站着。

大型的有机生命体在不停地蠕动着，而四条腿的小型生物则在它们周围跑来跑去。数十米高的庞然大物正在远处笨重地行进着。这些用肉块胡乱堆砌而成的生物像是没有长骨头的手臂一样移动着。那个生物伴随着每次抽搐，又会孵化出成百个怪物出来。

整个景象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希恩可以依稀感觉到整个星系都充斥着这些怪物。它们向着宇宙空间横行不断，侵占新的领地。就算是穷尽他所能想到的，眼前的这片景象还是让他吃惊万分。然而他甚至还察觉到更加多的、数以万计的生物，并且他们全都行动统一。

这些是异虫。异虫的全部。可以说是整个虫群。它们就是想让他看到这些。它们在逼他目睹这一切。

‘我们’到底是指什么？希恩是这样问的。这就是对方的答案。它们是浩大的军团。

希恩转过身去。集会大厅再次变得空空荡荡，只剩那个身着作战装甲的陆战队员和自己。这一次，希恩并没有为突然消失的观众而感到惊讶。他感到很平静。相当地平静。他甚至笑了笑。

“这里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他开口说道。“这就是一个梦。”

“不。”陆战队员再次摇了摇头。“我们认为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哪一部分？观众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是长着一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的陆战队员同我说话呢？”希恩得意地咧嘴笑起来。

“你认出来这是哪里了吗？”陆战队员朝大厅的前台指了指。

“这是我毕业的地方啊，”希恩答道。

“从训练营里毕业，”对方接道。

“没错。”

“你确定？”

突然间，希恩变得犹豫起来。“是的，”他撒谎道。之后再次四下打量起整个大厅来。他曾经到过这里；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那种充满荣誉感的温馨回忆却如同受到腐蚀一般变得有些异样。宛如被扭曲了一般。

他感到嗓子里一阵苦涩，另一段回忆开始慢慢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几乎可以闻到那香喷喷的浓烟味。

“这个叫蒙斯克的人，”陆战队员发出嘶嘶声。“那天他同你说过话吗？”

“他……是的，”希恩回答道。他跟我说过话吗？记忆当中的阿克图尔斯·蒙斯克元首当时亲自祝贺他正式入伍，但那应该是不可能的吧，不是吗？也许当时的演讲只是通过全息影片进行的广播，或者只是一个提前录好的视频。希恩记不清了。

“亲自吗？”

“我说，”希恩有些恼火了，冲着对方说道。“你是怎么进到我的梦里的？你有什么资格问我这些问题？”

希恩开始心跳加速，头皮下的神经突突地跳着。痛苦无法言语。

陆战队员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开口道。“我们说过了，这不是梦。”

我受够了。希恩用尽全力向周围的一把空座椅踢去，将其踢至半空。空座椅在空中飞过数排，在一片咣咣当当的声响中撞倒了更多的座椅。希恩感到这嘈杂的声响是如此的悦耳。

但是这一踢也伤到了他的脚。脚趾上传来的阵痛和头疼一同折磨起他来。自己为什么还在梦里？身体的剧痛难道不应该立即将他痛醒吗？

他抬起手，指着那个陆战队员。“让我出去。”希恩现在十分确信，这全都是眼前这个人的鬼把戏。所有这一切都算在内。“如果这里不是完全真实的，那就全都是虚幻的。也就是说这是在梦里。快让我出去。”

“这不是梦，”苍老的希恩说道。“这是一段回忆。”

大厅里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中。“一段回忆？”

“是的。”

“一段会自己变来变去的回忆？”

“是的。”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你所记得的回忆。”

“答得好，真是让人豁然开朗啊。”希恩此刻不光感到愤怒，同时也感到一阵恶心。他开始有点觉得自己——这个面无表情、受到扭曲的杰夫·希恩——正在蹩脚地向他阐述真相。

头痛仍在不停地折磨着他。他感到自己的脑袋马上要炸裂开来一样。他将手按在自己的太阳穴上。那种痛楚简直让人窒息。

陆战队员慢慢站起身来。地板在作战装甲的巨大重量下开始嘎吱作响。“你记得蒙斯克”——对方又一次发出嘶嘶的声音——“同你说过话，是不是？”

“他当时并不在。至少真身不在，”希恩忍着剧痛咬牙说道。他现在已经十分确信。

“但是你仍然是那么以为的。”这并非一句问话。希恩也没有作答。陆战队员挺直身体，俯视着希恩。“整件事真的发生过吗？”

“好吧，”希恩忿忿地嘟囔道。他的双手紧紧贴在头的两侧。开始强忍剧痛试着睁开双眼。“那一切不是真的。那又怎么样？”

“那段记忆是假的。还有什么也是假的呢？”

很简单的问题。只是轻轻地在希恩的痛苦上添了一根羽毛的重量。但已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的意识里掀开了一道不起眼的裂痕。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两只手在用力撕扯着一张厚帆布，而且正从最薄弱的小裂缝入手。他不禁颤抖起来，眼前的现实随着他的身体开始变得摇摇欲坠起来。

希恩开始注意到集会大厅里正漂浮着一些细小的黑点。宛如一扇扇小窗户，而窗户的另一边却是一片深邃而疯狂的虚空。它们在他的眼前晃动着，当黑点互相靠近的时候，慢慢汇合成起来。一些小黑点逐渐变成一个个虚空的黑洞。

此刻自己已经无处可逃。黑暗转眼间就会将自己吞噬。*还有什么也是假的呢？*希恩明白，如果正确答案是*所有的一切*，自己一定会瞬间失去理智。他绝望地开始朝着反方向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是真实的呢？*

集会大厅算一个。集会大厅是真实的。这点可以确认。这里将是自己了解真相的基石。希恩紧紧抓住这点亮光。撕裂的疼痛感停止了。头痛虽然没有丝毫减弱，但是同样也没有加重。黑洞停在原地，微微地颤动着。

“你不是第一个有这样反应的人类，”身着装甲的希恩说道，“你的情况很常见。感到害怕很正常。毕竟没有人可以逃离那个……东西。”他朝着一个稍大的黑洞指去。黑洞好像急欲脱缰的猛兽般剧烈颤动起来。它想继续变大。它想吞掉希恩的意识。所有的意识。

*真正的不归之路。*希恩这回相信了。一旦进入黑洞，一切就都结束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费力挤出一句话。“我该怎么令它停下来？”

答案来得没有丝毫迟疑。“让我们来帮你。”

希恩很想大声叫道，*来吧。快帮帮我！*头痛愈发厉害了。黑洞在眼前充满期待地微微颤动着。

“怎么做？”

“我们会切断所有的纽带。但是你必须先接纳我们。”

希恩睁大了双眼。我们。我们。*它们。*那些异虫。

是虫群。

它们已经开始入侵他的意识。异虫正在自己的意识里，用他自己的脸和他讲话。希恩慢慢有了一点头绪。他开始能感知到眼前的陆战队员以及窗外无数异虫之间的联系。它们是一体的。

“你个混账。”头痛感猛然加剧，但是希恩完全不去理会。现实中的黑洞再次开始变大。

“从我的脑袋里出去。给我滚出去！”希恩集中注意力，不假思索地摇晃着脑袋，以一种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方式挣扎着。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双眼所在的位置化为一对燃烧着的紫色阴影。希恩朝窗外看去，之前的那些异虫也消失不见了。

然而，疼痛感依旧存在。而且更加糟糕。此刻，大厅里确实只站着希恩一个人。

他跪倒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抱着头。指甲嵌进他的头皮里，温热的血液从他的脸上流淌而下。

我的生命将止于此。

大厅内那令人恐惧的静谧挑战着他的耳鼓。希恩尖叫起来。对他而言，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稀薄、遥远。现实中的黑洞已经从地板扩张至天花板甚至更远，而且还伴随着每一次自己的心跳在不断汇合变大。黑暗将最终完全吞噬眼前的一切。

希恩毫不否认头部的剧痛最终会将他的意识彻底瓦解。但是他更惧怕另一个结局。*我不会接纳它们的。绝不会。*

他强忍着疼痛，用力睁大双眼。再过一会儿，集会大厅就将随着自己残存的那份意识完全地粉碎掉。那将是自己见到的最后一幕。

他开始转动脑筋，绝望地寻找出路。*集会大厅是真实的。*这点他是知道的。毕业典礼上的其他所有的一切此刻看起来都是雾蒙蒙的，十分虚幻。他将注意力集中到集会大厅。只是这个集会大厅。那是他的基石。

头部的阵阵剧痛像破堤的洪水般咆哮着直泻而下，势欲将他卷入黑暗。希恩不再理会其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基石上。疯狂势欲将他吞没。

剧痛肆虐着他的意识，而希恩却强忍着痛苦。因为此时此刻，表象开始纷纷剥落，显露出原始、真实的一面。

他记忆中的毕业典礼慢慢崩塌，雾气也开始消散，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蒙斯克元首的演讲听不到了。新兵也不见了。

头疼不见了。*谎言也不见了。*

集会大厅留存在原地。

希恩眨了眨眼。

“于此下达帝国的神圣判决，”法官朗声念道，犀利的目光从审判台上扫视下来。“第一项罪名，蓄意谋杀：被判有罪。第二项罪名，以残忍手段折磨并最终导致受害人死亡：被判有罪。第三项罪名，纵火并最终导致受害人死亡：被判有罪。”

集会大厅里坐满了人，在每一条罪状被宣判时，人群里发出的赞同声也变得愈发响亮。阳光透过东面墙壁的巨大落地窗洒落进来，照在庭上的犯人和法警身上。正接受审判的犯人面冲法官，由身边的法警牢牢扶着。

马上就要成为阶下囚的十九岁的杰夫·希恩，在法官宣读他的罪状时丝毫不以为意。绑架：被判有罪。于暴力案件中玷污受害者：被判有罪。

当辩护律师告诉他，这次他将面临二十几条指控时，他当时还觉得好笑。真有那么多吗？就为了一个吸毒的？“这帮人赶着要完成什么指标么？”他当时还这样问自己的辩护律师。

希恩皱眉怒视着左手边的法警，对方此刻正一手紧紧握着他的胳膊，一手牢牢摁着他的肩膀。

残害：被判有罪。利用麻药施暴，并最终导致受害人死亡：被判有罪。

“我要杀了你，”希恩轻声地对法警说道。“我要给你活活烧成烤串。喜欢不？”

对方只是回过头来看看希恩，然后加重了摁在他肩膀上的力道，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希恩感到胸中怒火重燃。眼前渐渐浮现出一团血红的雾。他开始想象着猪被活活烧死时鬼哭狼嚎的画面。

希恩可以感到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自己身上，他们注视着他，审判着他。就好像这些人从没做过任何坏事一样。“看什么看？！”他嚷道。话音刚落，右手边的法警就照着希恩的脑袋赏了他一记重拳。希恩对着他怒吼着。

“被告保持肃静，”法官朗声说道。“第十六项罪名，在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后试图纵火毁灭证据：被判有罪。”

此刻面对长长的指控起诉书，在希恩的心灵深处，在那张狞笑着的面孔及不安的情绪后面，还存在着一点良知的身影，而这点良知正惊恐地看着眼前事态的发展。

这一切不是真的。这一切不可能真的发生过。

在法官宣读更多的罪状时，他心中的那点良知试图矢口否认，试图将这些都归结为只是又一个谎言或是一段错误的记忆。可惜不是的。这是他的基石。这就是他紧紧抓在手中的那个不会凭空消失的真相。

谎言统统不见了，此刻一个词终于浮出了水面：*社会改造*。他犯罪的记忆被帝国隐藏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层更强大、更积极的记忆。即使连社会改造这个事实，即使是这个词本身的含义，也已经被深深地藏起来，直到自己将所有这一切的记忆重新挖掘出来。

他已经猜出这些谎言是如何在他的记忆里被重新编辑，并依附扎根于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上的。记忆中的他正站在帝国最高领导者面前，宣誓加入陆战队，而真相却是自己正因谋杀罪而接受审判。记忆中的他正发誓效忠帝国，观众的声声赞许实际上却是充满敌意的鄙夷声。这美丽的虚幻被如此小心翼翼地打造，以致于几乎找不出一丝真相的影子。

希恩奢求着当前的审判同样也是一个谎言。他的审判——不，审判已经结束了，现在应该说他犯下的罪行；同他的基石一样，沉重而真实。这都是真的。

那些谎言已经不见了。谎言的面纱已被褪去了。

*被那些异虫褪去了。*警示的铃声在他意识里仅存的那一小块尚且理智的区域响起。

终于，法官宣读完了审判：总共 23 项罪名。他询问希恩是否有什么想说的，以减轻所犯下罪行的残忍本质。但是十九岁的希恩肆意地笑起来，并且扯开嗓门恶毒地谩骂着；直到法警将其按倒在地并将一个金属装置套在他的下巴上，这才让他闭了嘴。

这让希恩更加愤怒起来。在他含糊不清的咒骂声中，法官开始宣读审判结果。正如人群所希望听到的：死刑。

鼓掌叫好声自发地在大厅响起。庭警开始喝令维持秩序。法警则拖着死刑犯杰夫·希恩走出集会大厅，即刻处决。不允许任何上诉。日落时他便将迎来处决。

希恩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意识里仅存的清醒部分大喊着想让这段记忆停下来。他不想再次经历这一切。*不想了。*

他被拖进飞船里。他们将他押送到一幢外表平白无奇的建筑里。他们继续将他拖入一个安全电梯，进入到深深的地下。

不要再继续下去了，求你们了。

他们将他强行拘留在一个四面是白墙的房间里，手脚依然被镣铐锁着。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们把他独自关在那里。对他的诅咒、威胁、尖叫以及因即将要走向处决室所带来的无限恐慌不闻不问。

但是，希恩的意识里仅存的清醒的部分知道，他不会就这样被处决。他知道帝国还要继续利用他。他知道，马上，几个粗人就会赶来将他拽进一个暗暗的房间，房间里挂着帝国的徽章。他们会将他塞进那些令人畏惧的管子中。然后，真正的痛苦才会开始，而他的记忆也将再次改变。

那才是他真正的毕业典礼。只有在那时，他才能真正入伍。他在心里大喊着求救。谁来救他都可以。

眨眼间，救星出现了。

一个身着装甲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站在白色的房间内，用那双呆滞的双眼打量着希恩。灯光怪怪的。对方的双眼看起来竟然好像闪闪发亮起来。

两个希恩四目相对，在沉默中凝视了好一会。

“让我们来帮你，”长着杰夫·希恩的脸的陆战队员说道。

“你是谁？”他问道，声音中充满了颤抖。

“我们是你能成为的人。”

希恩回忆起从集会大厅窗口看到的景象。他记起了那永无止境的异虫大军。“怎么可能？我怎么会变成你们？”

“向我们求助。”

“不。”

“让我们来帮你，”陆战队员重复道。

“我不需要那种帮助，”希恩说道。

“不，你需要。我们见过许多人类有着你身上的痛苦，”陆战队员继续说道，“经常见到。你们的领导者对此还颇为赞许。”

希恩感到很无助。他犯下的罪过此刻正赤裸裸地呈现在这个非人类生物面前，而它们认为这些是一种痛苦。“我犯下的罪过十恶不赦。”

“我们愿意接纳。”

这个答复令希恩大吃一惊。“你说什么？”

“我们愿意接纳你。”

“你*想要*我这样的家伙？”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不错的来拒绝的理由了。

“我们会接纳你，就像他们当初那样。”

希恩呸地吐了口唾沫。铐住的双手徒劳地振了几下。“帝国没有接纳我。他们改变了我。”

“是。”

希恩听出两层含义：*是*，帝国改变了你；同样，帝国接纳了你。

他艰难地闭上双眼。在他那被社会改造的脑袋里，有一个被藏匿已久的念头浮现出来。他现在回忆起来之前见到的那些身体扭曲变形的陆战队员，他们手里握着枪，随着异虫大军蹒跚地移动着。触须从身体里伸出，人性已经完全被吞食了。成为了异虫的奴役。

被感染。

他胸中涌起一阵恐惧。希恩——一等兵杰夫·希恩——曾经亲眼目睹过这些行尸走肉。他还消灭了不少这些怪物。他曾用羡慕的眼神看着火蝠将它们烧成灰烬。异化作战体吓不倒他。这些僵尸只是异虫罢了。它们是帝国火炮的炮灰，就算是受过社会改造也不会让他对这些怪物有什么好感。

一等兵希恩记不清自己打死过多少异化作战体。每次他都大获全胜。

他觉得现在没有任何理由转换阵营。

“我们愿意接纳，”陆战队员继续说道。

“你没有接纳他们；你杀了他们，”一等兵希恩说道。

“是*你*杀死了他们，”对方说道。从字面上讲，确实如此。许多这些扭曲的怪物都成为了一等兵希恩的枪下魂。

“我遇到它们时，它们早就已经死了。”

“不是。”

“你把他们改造成了……你，”希恩说道。

“是。我们愿意接纳，”它们说。

“混账。你……”希恩不再说下去。他回想起自己之前所说的话。*它们改造了他们*。“他们没有转换阵营。他们没有选择。你俘虏了他们，然后改造了他们。”他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他们选择了。”

他根本没有理睬陆战队员所说的话。希恩此刻终于将一切都连接了起来。“这么说你肯定也抓住我了，”他说道。声音只是微微有些发颤。

与希恩长着一模一样的脸的异虫异化体没有回复。

“我现在在哪里？”希恩问道。没有回答。“我被逮住了吗？让我醒过来。我要亲眼看看。”

“不。”

我已经被抓住了。希恩试着让自己渐渐冷静下来。他此前见到的那些被感染的人类的身体全都已经变形。除了两只手臂和两条腿以外，已经完全无法辨别出是人类。异虫此刻正侵入他的意识里，将他囚禁在自己的记忆中，同时不知对他的身体正做着什么勾当。

或许他早已成为了它们中的一员。*但也可能还不是*。希恩紧紧地抓住这个念头。也许一切还不晚。他一定要逃出这里。如果自己一直像这样被困在记忆里，而身体却在沉睡，逃跑将是不可能的。他需要说服它们先让他醒过来。“让我亲眼看看，”他说道。

“不行。”

“不行也得行。”

“除非你肯让我们来帮你。”

“不行，”希恩说。

陆战队员不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那熟悉的头疼又一次杀了回来。但是这一次很轻微，丝毫没有之前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这份头痛似乎急欲扩散蔓延，但是却始终找不到着力点，此刻只能无力地胡乱比划着。

希恩笑了笑。一点事儿没有。这种疼痛完全不用放在心上。“糟糕。老方法行不通了，对吗？奇怪了啊。这感觉就好像你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拿来伤害我的东西了。”

陆战队员没有回话，希恩笑得更加得意起来。“没办法再拿那些社会改造所植入的记忆来侵入我的意识了吧？你可以继续把我困在这里，但是你没法像先前那样将我一撕两半了，对吗？”

“让我们来帮你，”化身成陆战队员的异虫继续说道。

“你个蠢猪。那句台词已经不管用啦。这就是你用来击垮那些陆战队员的手段吗？把他们逼到发疯的边缘，然后等着他们惊慌失措吗？”希恩盯着眼前的冒牌货。“我敢说，重新经历被洗脑前的那份痛苦是个不错的引子。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在这里静静等着，然后热心地伸出一双援手。‘让我们来帮你。’去死吧。”

陆战队员仍然一言不发。随他的便吧。希恩的嘲讽才刚刚开始。“你差点就把我搞疯了。差点就要了我的命，但是我把你赶了出来，然后乘云驾雾，顺利逃了出来。”他开始挖苦起来。“这很不寻常吗？这说明我很特殊吗？”

陆战队员终于开口了。“不。试图抵抗的人最终都臣服了。”

“需要我们的配合，对吧？你们不敢一下给我们拍死？那样就下手太重了，对吧？你还得让我来请求你们的接纳呀。”希恩笑道。这感觉太棒了。终于，占得一次上风。“你猜怎

么着？我是不会跟你们合作的。绝不会。你已经错过了好机会，现在你们搞不定我了。现在要么杀了我，或者让我醒过来再谈。随你的便。”

陆战队员低头盯着地板。他—或者说*它们*—看上去似乎是在思考。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异虫那闪着亮光的双眸直勾勾地盯着希恩。

“逃不了的。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强迫你。”

“你们要是真有那本事，早就那么做了，”希恩说道。

“我们仍然可以。”异虫的双眼盯着他。之前所听到的自己的声音变回了异虫的声音，语调异常的冰冷。一切人类的伪装都灰飞烟灭。“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做，”它们说道。

“你在这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陆战队员消失了。白色的房间里只剩下希恩一个人。

时间过了几个小时。异虫再也没回来。帝国的法警将他拽到社会改造的舱室里，他一路不断地踢打着，尖叫着。

科学家们无精打采地开始了手头的工作。

透明管状容器的门在他头顶关闭。在疼痛突然袭来时，希恩尖叫了起来，但是法警和科学家们谁也没有理睬他。他是一个杀人犯，甚至比杀人犯还不如。真正的人渣。

头痛开始折磨起他来。一段段的回忆在他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并一个接一个的快速闪过。

当时的希恩对这一切丝毫无法控制。也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他在容器中挣扎着，诅咒着。但是，一段段回忆还在不停闪过。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些科学家是在翻查他的记忆。并将其一一编入目录。找到其中把他伤得最深的那一段，让他重新体会那些痛苦的回忆。只有完成这一切之后，他们才会开始改变记忆。

他眨了眨眼。他们选择从一切的开端开始，那是一个痛苦的开端。

八岁的杰夫·希恩向后倒了下去，后背首先着地。小杰夫一下感到头晕目眩，鼻子也开始不停流血。

父亲在身边冲他大声喊着，紧握着拳头，喝令他道歉。事情的起因是小杰夫不小心打坏了一把椅子，为这把椅子他已经一遍又一遍地道过歉了。他的头隐隐作痛。

一等兵希恩不单单在回忆这段经历；他正在重新经历整件事。他的思绪开始游走起来。他感到舌头又厚又麻。左边的几颗牙也变得松动起来。他可以闻到父亲身上那股毒药般浓烈的酒气。他听到幼时的自己嘟嘟囔囔地道着歉，而得到的回应则是父亲打在他脸上的一巴掌。

父亲想要一个更诚挚的道歉。“告诉你妈妈你真的觉得很抱歉，”父亲当时是这样说的。

不要笑，一等兵希恩叫道。但是男孩听不见他说的话。在他的注视下，八岁的小杰夫毫不畏惧地大笑起来。“她已经不在了，再说她也恨那把椅子，”男孩叽叽咯咯地笑道。

父亲的拳头夹着风声打了过来，整段记忆瞬间变得模糊不清起来。一等兵希恩听到小杰夫的两根肋骨断裂的声音，感到自己的头疼又加重起来。当男孩最终醒过来的时候，他的思绪已经乱成一团麻。恐惧渐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和痛苦。他的心跳声不断冲击着自己的耳鼓。额头上开始渗出黄豆大的汗珠。

他感到自己的头快要裂开一样。

父亲已经睡着了。或者昏过去了。具体是哪样已经无关紧要了。小杰夫站在卧室的门口，盯着父亲一起一伏的胸口看了好一会儿。他想过从厨房抓出一把刀，或者找出来父亲那把铬合金的科普卢特制左轮。

父亲打了一个隔儿。酒气立马充斥着整个房间。

八岁的男孩战战兢兢地来到厨房，第一次注意到桌子上那瓶几乎全空了的烈性酒。他偷偷闻过这种暗琥珀色的液体。他看着那瓶酒不知道在想着什么。一等兵希恩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身体一片僵硬。

终于，小杰夫打定了主意，回到父亲的卧室，将瓶子里剩下的酒都倒在了熟睡着的父亲胸口。

不。一等兵希恩试图逃到另一段记忆中去。哪一段回忆都好。他甚至想逃到那段接受社会改造的记忆中。逃到他被审判的记忆中。他甚至会张开双臂拥抱那份痛苦。但是没有用。他被强迫重新经历每一段痛苦的回忆。

酒在身上流淌的时候，父亲还在不停地打鼾，并时不时地舔下嘴唇，但是他没有醒。小杰夫在父亲廉价的尤摩扬雪茄边上找到了打火机，然后打着了火。他手里握着这团跳动着的橙色火焰站到父亲身边，默默地看着父亲。之后将打火机丢了下去。

火焰蔓延得比预想的要慢，这让小杰夫感到有些意外。同样令他感到惊讶的是，父亲一直都没有醒过来。浓烟在房间里弥漫开来，布料和人的身体燃烧所产生的气味令小杰夫感到一阵恶心。他踉跄地来到外面，看着大火在家里蔓延开来，之后才想起来三个月大的妹妹还在卧室里睡觉。

他当时没有任何救她的举动。他就那样静静地坐在那里，手抱着头，从手指缝间注视着狂舞的火焰。

希恩眨了眨眼。再次回到了社会改造的舱室里，他痛苦地尖叫着，之后眼前的现实再次消失不见。

求求你停下来吧。

记忆开始向后快进十年。十八岁的杰夫·希恩用免费毒品的诱惑，成功哄骗一个年轻的女孩来到了他那破破烂烂的房间。女孩已经毒瘾发作好一会儿了。她目光涣散，双眼迷离地游走着。这让希恩根本没费什么功夫就劝服了对方，几分钟以后女孩就同意了。如希恩所想，一切顺利。

一等兵希恩不单单在回忆这段经历；他正在重新经历整件事。希恩的期待是他的期待。希恩的愉悦也是他的愉悦。这一切比他想象的还要更恐怖。

不要继续下去了。一等兵希恩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他想扭过头去。他想停止观看这一切。他在意识里呼喊求救。但是无济于事。在十八岁的希恩眨眼前，他不能眨眼。在十八岁的希恩转身前，他没法转身。

“让我们来帮你，”一等兵希恩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道。

当时的希恩盯着女孩一起一伏的胸脯看了好一会儿。之后，他拨开了女孩一只眼的眼皮，看到了放大的瞳孔。女孩毫无反应，但希恩当时却已目眩神迷。然后他点着了火。她终于醒了过来，眼睛睁得老大，突然出现的橙色火光映射着她眼珠里的惨白。

在火势蔓延开来的时候，当时的他选择就在不远处看着。她的尖叫如歌声般传入他的耳朵里。他的目光在她狂乱挣扎的身影上游走着。

一等兵希恩试图醒过来。他试着浮出水面，却感到撞到了一面天花板。自己依然被异虫囚禁着。

“让我们来帮你，”一个声音说道。

当时的他一点点欠过身去，皮肤上开始不断烧出水泡，发出噼啪的声响。他大口大口地吸着气，渴求着这种香气。宇宙间再没有令他如此心醉神迷的气味了。这气味总是那么新鲜。一个还在呼吸着的，活着的生物就那样被慢慢地烧死。

当时的他在这份香气中沉醉着，强迫着一等兵希恩也同他一起品味。那味道确实是香的。是焦糖融化时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每一次都相似但又略有不同。

一等兵希恩一次又一次地撞向天花板。每一次撞击都伴着一份疼痛，但是他已不在乎了。

“让我们来帮你，”一个声音说道。

浓烟噎住了女孩的口鼻，尖叫声停止了，但是无力的挣扎还继续着。一股刺鼻的新味道开始充斥整个房间。火焰重新焕发了活力，更加狂舞起来，当时的希恩笑了笑。喜悦和欢乐冲击着一等兵希恩的意识。他试着推开这一切。他试着讨厌这一切。

但是他清楚，他在骗自己。他太爱这一切了。永远也不会改变。

“让我们来帮你，”一个声音说道。

一个身着装甲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出现在十八岁的杰夫·希恩面前，滚滚烈焰点亮了他的背影。希恩望着对方那双发光的眼睛。然后眨了眨眼。

* * *

半公里外的两栋建筑物仍在燃烧着，但是尖叫声早已听不到了。天上和地面上布满了异虫，虫群在人类哨所的废墟间穿梭着。地面上厚厚的一层菌毯肆无忌惮地蔓延着，舔食着，急切地想要吞噬敌人的尸体。

在半空中漂浮的王虫的阴影下，虫群的一员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这只生物穿着帝国陆战队员的装甲。电镀的装甲此刻勉强地挂在它那扭曲变形的人形身躯之上。卷须和巨大的肉质生长物从装甲的缝隙间涌出。

两只发着亮光的眼睛从头盔下向外望着。它的气息平稳而沉重。上面笼罩着一层烟气。这只生物嗅了嗅，哼出一口气。这味道并不是十分甜美。

一架帝国怨灵战机的残骸正在附近燃烧着，跳虫从燃烧的碎片上跳了过去，然后停了下来。这只四条腿的小型生物抬头看着面前的大生物，嘴里尖牙毕露，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镰刀状的下巴欢快地叩击着。

这只两条腿的大生物则低头看着它，心满意足地呼着气。虫群胜利了。一切大功告成。

一双发光的眼眨了眨。